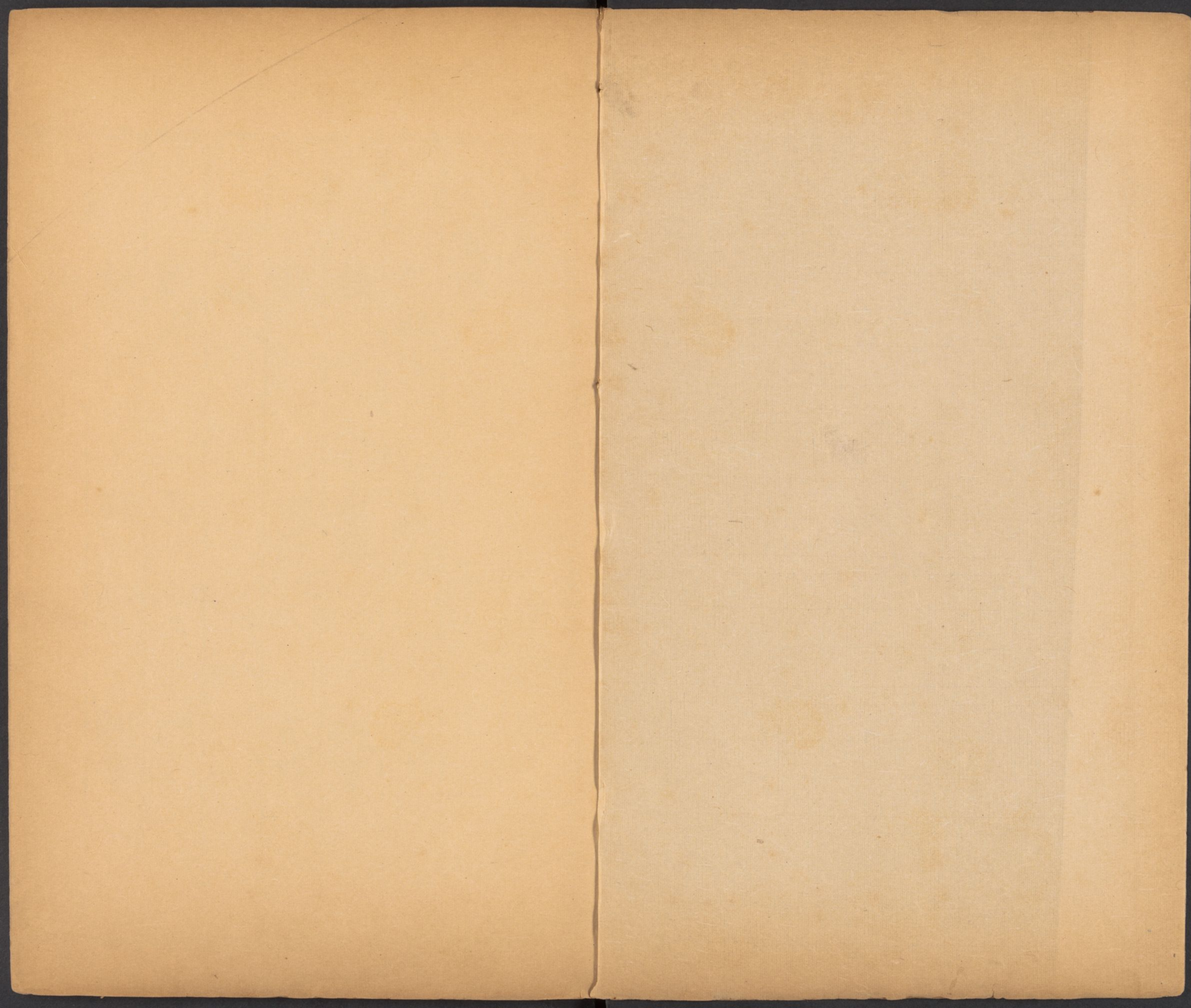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卅
之
X



載記第一

前涼

張軌

寔

茂

駿

重華

耀靈

祚

玄靚

天錫

前趙

劉淵

和

聰

粲

曜

劉宣

陳元達

通志一百八十六



楊氏藏

序

晉史曰古者帝王乃生竒類溥維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首衣皮殽羶飲漣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竄以荒服同乎禽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城不得緩帶百姓靡有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場既伏境內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斬臨洮之險登天山絕地脉苞玄

菟款黃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寬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晉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牋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爲魏處戎夷繡居都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般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則慮在盟津言猶自口劉淵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晉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隴山覆沒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陟江御物分據地險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

之胡八利我艱虞分鑣起亂晉臣或阻兵遐遠接武効
尤大凡劉淵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
勒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
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苻
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健後
一年也僊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鄴後二
年西燕慕容冲據阿房是歲也乞伏國仁據枹罕稱秦
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臧稱涼後十
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太婆烏孤據廉川

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二年李暠據敦煌稱
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稱涼後四年譙縱據
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
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
龍旌帝服建社開枋華夷咸暨人物斯在或募通都之
鄉或擁數州之地雄圖內卷師旅外并窮兵凶於勝負
盡人命於鋒鏑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淵為之
禍首云

呂謹按魏史以張寔與乞伏氏同書李暠與沮渠氏

並例此舊史平心之論也唐人修晉史以本朝譜系
之故尊顯李嵩不使儕之僭爲編諸列傳曰涼武昭
王至爲諱其名以字書之旣而疑其獨異也則又取
張軌世家列于其首使人不得議其私也軌以惠帝
永寧初自散騎常侍征西軍司出爲護羌校尉涼州
刺史奉王命爲方伯掛名列傳猶之可也然自中州
覆没子孫相承九主七十六年不稟江東正朔謂非
僭國可乎李嵩遭呂氏崩離盜割其壤建年立號鷓
峙一方稽之於時蓋去中興已八十四年彼豈知建

業復有典午氏宗祊邪雖嘗奉表歸誠不過仗名義
崛彊自立耳非真欲延首萬里受人羈縻也張氏之
先委質王庭且不得立在列傳李嵩特沮渠乞伏之
雌者其得在列傳間邪甚矣晉史之失也且其序載
記也各以世次書張氏據河西李嵩據敦煌則其姓
字已參錯於扛鼎者之列而乃竄其傳於它卷中又
自相戾已今依舊史所定以二涼歸之載記使以類
比又自梁氏敗亡蕭登稱制江陵歷魏周隋傳三主
三十三年縣疣附贅不當閏位故亦繼載記後云

前涼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十七世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爲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爲蔽才乃美爲之談以爲二品之精衛將軍楊珧辟爲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筮喜曰霸者兆也於是求爲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

遠永寧初出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餘級遂威著河右以宋配陰充汜瑗陰澹爲股肱謀主徵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行鄉射之禮秘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河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漢末金城人陽城遠殺太守以叛郡人馮忠赴尸號哭歐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爲護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爲太尉龐參掾參賢

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爲證詠計理無兩直遂自刎而死
參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其墓而旌其後永興中鮮
卑若羅拔能皆爲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
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安樂鄉侯邑
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
西三里地有龍形故名卧龍城初漢末博士敦煌侯瑾
謂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上與東門相
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
于泉上與東門正相望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東

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司馬楊胤言於
軌曰今稚逆命擅殺張輔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春
秋之義諸侯相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耻之軌從焉遣
中督護氾瑗率衆討之先遺稚書諭以禍福稚得書而
降軌遣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遺軌以帝所
賜劔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以相委如此劔矣
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純張纂馬魴陰濬等率州
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
行天下涼州鷓苕寇賊消鷓苕翩翩怖殺人帝嘉其忠

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
可識而張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
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時天下既亂所在使命
莫至軌遣使貢獻不廢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軌後
患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鎮潛引秦
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師請尚書侍郎曹祛為
西平太守圖為輔車之勢軌別駕麴晁欲專威福又遣
使詣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龕將受
之具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

代之龕乃止更以侍中爰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
詣長安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張越
涼州大族讖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應之從隴西內史
遷梁州刺史越志在涼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
遣兄鎮及曹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
耽表越為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綏靖區域又
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以寢患委篤實思斂迹避賢
但負荷任重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
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擊奉表詣闕

便當歸老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閣入
諫曰晉室多故人神塗炭實賴明公撫寧西夏張鎮兄
弟敢肆凶逆宜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
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遣子坦馳詣京表請留
軌軌尋以子寔爲中督護率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
令狐亞之別喻鎮鎮懼委罪於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
南討曹祛走之張坦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
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下命寔率尹貞宋配
步騎三萬討祛別遣從事田迥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

西南出石驢據長寧祛遣麴晁距戰于黃阪寔詭道出
浩亶戰于破羌軌斬祛及牙門田躡遣治中張閻送義
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貢計器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
可推詳立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邈遺榮高才碩學著述
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爲君忠諫而嬰禍專對而釋患權
智雄勇爲時除難諂佞誤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
父老莫不相慶光祿傳祗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饑
匱軌即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疋氍布三萬匹帝遣使
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

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
軌遣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衛京都
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難來者日月相繼分
武威置武興郡以居之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
傾覆乘輿未返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萬里
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爲此舉軌曰是孤心也又
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中曰主上遘危遷幸非所普天
分崩率上喪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王
今爲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筮克從幽明同款宜簡

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
翼衛乘輿折衝左右西中郎寔中軍二萬武威太守張瓌
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臨晉俄而秦王爲皇
太子遣使拜軌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
裴苞東羌校尉賈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西平王叔與
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令麴恪爲主執太守趙彝裴
苞寔迴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大敗之
苞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
固辭左司馬竇濤力勸受命軌不從初寔平麴儒徙元惡

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勸寔悉徙其黨寔不納儒黨果叛寔進平之愍帝即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爲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一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泰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縑布旣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軌又遣參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表立子寔爲世子卒年六十謚曰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爲郎中永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還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卒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蘭池長趙奭上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璽群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忿袁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因送于京師下令國中求言

賊曹佐高昌隗瑾言刑政小大宜與衆共之若恒內斷聖
心則羣僚畏威面從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
三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獻名馬方
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
衆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
劉曜密遣黃門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詔授寔大都督
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命挾贊琅邪王共濟艱
運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張肅
寔叔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

弗許旣而聞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
子大臨三日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
軍張閭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難命討虜將
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爲璞等
前驅戒璞曰前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
且內不和親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將兵事當如一體
不得令乖異之間達孤耳也復遣南陽王保書言朝廷
傾覆爲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深死有餘
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

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閭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曜相持雍秦之人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竇濤爲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宋毅及和苞張閭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服舉哀大臨

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忘莫大之耻而欲自尊天不授其圖蘇德不足以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先帝憑屬宜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傳檄諸藩副言相府則欲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爲天子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帝即位于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崩自稱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爲陳安所叛氏

羌皆應之保塞迫遂去上邽遷祁山寔遣將韓璞步騎
五千赴難陳安退保縣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爲安所
敗使詣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爲劉曜所
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
動物情遣其將陰監迎保聲言翼衛實禦之也會保薨
其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寔
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惡之京兆人劉
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爲
光明以惑百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閭

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
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爲主寔
潛知其謀收弘殺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害寔寔在位
六年私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子駿年幼弟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初南陽王保
辟從事中郎又薦爲散騎侍郎中壘將軍皆不就徵爲
侍中以父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年
寔旣遇害州人推茂爲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
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

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爲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
歲餘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
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
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
公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難未夷唯
當弘尚道素不宜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已來轉覺衆
務日奢於徃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實非士女所望於明
公茂曰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
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羌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

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參軍馬岌勸茂
親征長史氾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
以安百姓岌曰氾公書生糟粕刺舉近才不惟家國大
計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天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
情實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驗以副
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頭茂謂參
軍陳珍曰劉曜以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
卒習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至者計
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未結於下又其關東

離貳內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
近舍關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也若
二旬不退者珍請爲明公率弊卒數千以擒之茂大悅
以珍爲平虜護軍率卒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
歸聲言要先取隴西然後廻滅桑壁珍募發氐羌之衆
擊曜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將軍未幾茂復
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駕吳紹諫止之茂曰王公設險
武夫重閉達人之至戒也亡兄怛然失身於物直以危
機密發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

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邇之世紹無以對茂雅
有志節能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西
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爲信誘而殺之於是
豪右屏迹威行涼域永昌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
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
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忠順今華夏
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
攘之運承先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
室下欲保完丁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苟以集事豈

榮之哉氣絕之日白帟入棺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奇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宮劉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辛晏阻兵於袍罕駿讌羣僚于閑豫堂命竇濤等進討辛晏從事劉

慶諫曰昔周武迴戈以須亡殷之期曹公緩袁氏使自斃辛晏父子安忍凶狂亡可立待願且旋師以俟後舉駿納之遣參軍王騰聘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騰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興十二年駿親耕籍田尋承

元帝崩問駿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右長史汜裨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問隔絕且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從初駿之立也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閭武威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攻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劉胤來距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以羌之銳宜速戰以滅

之不可以久久而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爲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厲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

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
勝追奔濟河攻陷令居入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
該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虛大蒐講
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曰曜雖東征胤猶守本
險阻路遙爲主人甚易胤若輕騎憑氐羌以距我者則
奔突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戰者則寇我未已頃年頻出
戎馬生郊外有饑羸內資虛耗豈殿下子物之謂邪駿
悅以羊酒禮之西域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犂牛孔雀
巨象及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

貞爲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
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滅死論羣
心咸悅駿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今
境中曰昔鮌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帝所以殄洪災
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替親不得在朝今盡聽
之唯不宜內參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羣僚勸駿稱涼
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駿曰
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言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
稱之爲王羣寮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

極言國嗣不可久曠駿遂立子重華為世子先是駿遣
傳頴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
張淳稱潘于蜀託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憾於南氏
揚初淳因說曰南氏無狀屢為邊害宜先討百頃次平
上邽一國并勢席卷三秦東清許洛埽氛燕趙拯二帝
梓宮於平陽反皇輿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
君所以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聲遠
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圖之
雄怒偽許之將覆淳於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言

於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表
誠者以陛下義矜勳力之臣能成人之美節故也若欲
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
琅邪為表忠誠假途於我主聖臣明發覺殺之當令義
聲

烈示天下
雄大驚曰安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

隸校尉景鸞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士
豈為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鸞謂淳曰卿體大暑熱可
且遣下吏小住須涼淳曰寡君以皇輿幽辱梓宮未反

天下之耻未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
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亦不來雖有
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
不可得用也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
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濟忠
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衆庶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
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
言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
郡避難此都爲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

晉於中州者亦當率衆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
皆達京師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衆咸以爲宜黃
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
邦國篤俗齊物旣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
法不行矣駿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高下且微
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之至也於坐擢爲敦煌
太守駿有計略於是厲操改節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
得其用遠近嘉詠號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天下之
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漸平又使其將楊宣

率衆越流沙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
獻女號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寘王並
遣使貢方物得玉璽於河其文曰執萬國建無極時駿
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
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
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東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
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
飾以金玉窮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
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曰朱陽赤殿

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
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
末年任所遊處不復依四時而居咸和初懼爲劉曜所
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西南安人二千餘家于
姑臧使聘於李雄脩鄰好及曜攻枹罕護軍辛晏告急
駿使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于臨洮大爲曜軍
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今居駿遂失河南之地初戊巳校
尉趙貞不附于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爲高昌郡及
石勒殺劉曜駿因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

衛石門侯和澠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勒分境勒遣使拜
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後懼勒彊遣使稱臣於勒兼貢
方物遣其使歸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請
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據諫曰昔西門
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菑東封之邑計入三倍文侯以
豹有罪而可賞扁有功而可罰今詳欲因人之饑以要
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初建興中敦煌計吏
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反奔漢中因東渡江以太
興二年至京都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宜遣大使乞

爲鄉導時道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守治書御
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
賈陵等十二人配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召還
訪以詔書付賈陵託爲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咸和八
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并遣陵歸
上疏稱臣而不奉正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
訪隨豐等齎印版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絕後
駿遣參軍麴護上疏言雄勒既死人懷反正石虎李期
纂逆相繼臣願率秦隴突騎吞噬遺羯乞勅司空鑒征

西亮汎舟江沔使首尾俱發自後駿遣使多爲石虎所獲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參軍陳寓從事徐虓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虓等爲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爲五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駿在位二十二年卒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其母巖氏爲太

王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永壽宮輕賦斂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遣使奉章於石虎虎使王擢麻秋孫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於是涼州振動重華埽境內使其征南將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司馬張耽言彊寇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

王擢扇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
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
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
賢共毀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石虎又令麻秋進陷大
夏大夏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
誘宛成都尉宋矩宋矩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
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
子自刎而死俄而麻秋進攻枹罕與晉陽太守郎顛以

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棄外城則大軍
去矣不可以動衆心寧戎校尉張璩從之固守大城秋
率衆八萬圍漸數重雲梯電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
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石虎復遣其將劉渾等率
步騎二萬會之郎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
通引賊千餘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脩張弘辛挹郭普
距之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燒
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
城略地往無不捷及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

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
殆天所贊非人力也石虎聞而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
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重華以謝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
河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
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
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
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
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

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俘擒一萬三千級秋匹馬
奔大夏重華論功以謝艾爲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
伯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又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
屯河內遣王擢略地晉興廣武越洪池嶺至于曲柳姑
臧大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艾固諫以爲不可別駕
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畿君者國之鎮也不
可以親動左長史謝艾文武兼資國之方邵宜委以推
轂之任殿下居中作鎮授以筭略小賊不足平也重華
納之於是以艾爲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衛將軍

遐爲軍正將軍率步騎二萬距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艾還討叛虜斯骨真萬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連破勅敵頗怠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以書入諫其辭切直重華覽大悅優文荅謝然不之改也詔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假節是時虎西中郎將王擢屯結隴上爲苻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寵之以爲征虜將軍

秦州刺史假節使張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碩禦之戰于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爲戰亡吏士舉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州剋之遣使上疏言石虎自斃遺燼游魂亡可立待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蕩臣今遣前鋒都督裴恒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聖朝大舉於是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爲涼州牧是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爲涼王不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弈世忠於晉室而不

如鮮卑矣臺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
加勸有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令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爲
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歸對曰王者之制
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
異姓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劉
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
稱王而諸侯不以爲非者蓋蠻狄畜之也假令齊魯稱
王諸侯豈不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
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爲比哉子失問也曰吾又聞

之有殊勲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爲王
者設貴公以之衆南平巴蜀東埽趙魏脩復舊都

以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三思之猛
具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
賜左右徵事索振切諫重華善之將受詔未及而卒時
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謚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
賜謚曰敬烈子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刺史西平公
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

尉緝等結異姓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為持節
督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冲幼時難
未夷宜立長君祚先烝重華母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
廢耀靈為涼寧侯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
苑埋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稱大都督大
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
媵妾及駿重華未嫁子女無不異亂國人相日咸賦牆
茨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帝位立宗

廟儻八佾置百官下書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
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為武
王祖寔為昭王從祖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
明王立妻辛氏為皇后弟天錫為長寧王子泰和為太
子庭堅為建康王耀靈弟玄靚為涼武侯其夜天有光
如車蓋聲若雷霆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
而祚凶虐愈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丁琪又
諫曰先公累執忠節五十餘載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崩
天之虜今陛下勲德未高於先公而遽行革命之事自

尊一隅負乘致寇臣竊見其未可祚大怒斬之于闕下
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太尉和
溫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溫善用兵勢在難
則祚既震懼又慮擢反噬即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
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剋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實欲
西保敦煌會溫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
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奔于苻健其國中
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實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
彊遣其將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人

王鸞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涼國將有不利
矣祚大怒以鸞詆言沮衆斬之以徇三軍乃發鸞臨刑
曰我死不二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
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祚甚信之祚
又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鎮枹罕爲瓘所殺玲等濟河
未畢又爲瓘兵所破揣單騎奔走瓘軍躡之祚衆震懼
敦煌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瓘趙長張璠等懼罪
入閭呼重葦母馬氏出殿拜耀靈庶弟玄靚爲主揣等
率衆入殿伐長殺之瓘弟瑒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

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誅三族
祚衆披散瑯嵩率衆入城祚案劍殿上大呼令左右死
戰祚既失衆心莫有關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
暴尸道左國內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
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
二子以張瓘爲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
屬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
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衆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

瓘又據郡叛霸衆潰單騎而還瓘先欲征瓘以兄子在
瓘中爲疑瓘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
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瓘禮聘之勛曰張氏應
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瓘將從
之瓘遣弟瑯領大衆征瓘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
馬基背瓘應瓘旋謂基曰瓘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六
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
國將二千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瓘兄
弟彊盛負其勲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混與弟澄共討

瓘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大驕矜滯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請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嘗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

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先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劔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靚年旣幼冲性又

仁弱天錫既克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法是歲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暴亮時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謚曰沖公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隴右

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不從羌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適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白土天錫自率二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天錫乃還立子大懷爲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爲松

火生泥中而天錫荒于聲色不恤政事初安定梁景敦
煌劉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肅景有
勲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字以爲己子天錫諸
子皆以大爲字故景曰大弁肅曰大誠廢大懷爲高昌
公更立嬖子大豫爲世子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懼
從弟從事中郎憲切諫不納時苻堅彊盛每攻之兵無
寧歲天錫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
軍馬芮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馬桓溫剋六年
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未表并

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彞嘲
之彞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
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
明公脫未之思短尾者則爲刁也一坐推歎焉太元元
年苻堅遣其將苟萇萇長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
錫集議中錄事席伏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
仲謀屈伸之略也衆以仿爲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
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
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

不爲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
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錫率
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
常據席劬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
軍史景亦沒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
窘逼降于萇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
崩旬日而國亡即位凡十三年自軌爲涼州至天錫凡
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爲天錫起宅至以爲尚書封
歸義侯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於陣

歸國詔以爲散騎常侍在員外又詔復其先爵西平
公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
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
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聲曰桑椹甜甘鷓鴣革響
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
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
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遠乃
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
紫光祿大夫

前趙

劉淵字元海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後也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烏珠留若鞮單于子右奧鞮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即單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單于羌渠使子於扶羅將兵助漢討平黃巾會羌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衆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屯于河內於扶羅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

其衆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祈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大陵劉氏雖分居五部然皆家于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魏嘉平中祈子於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髻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曰所見魚變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雞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吾昔從邯鄲張罔母司徒氏相云吾當有貴子孫二世必大昌仿

像相符矣自是十二月而生淵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
焉齟齬英慧七歲遭母憂擗踊號叫哀感旁鄰宗族部
落成共歎賞司空太原王昶等聞而嘉之並遣弔賻幼
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
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
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
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恥也二
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
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

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須長三尺餘當心有
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師或
等皆善相人及見淵驚而相謂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
未見也於是深相崇敬推分結恩太原王渾虛襟友之
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任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
之後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
劉淵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磬無以加也濟對曰淵容儀
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
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揚珧進

曰臣觀劉淵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熹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劉淵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淵若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

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淵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熹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亦與子別因慷慨歎欵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馳遣視之見淵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劉淵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

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雋傑無
不至者幽冀名儒後門秀士不遠千里亦皆遊焉揚駿
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封漢光鄉侯元康
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
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北部都
尉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憂
泰同之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
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
鼎沸興邦復業此其時矣左賢王淵姿器絕人於
下

超世天若不懷崇單于終不虛生此人也於是密共推
淵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之淵請歸
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宜陽
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穎爲皇太弟以淵爲大弟屯
騎校尉惠帝伐穎次于蕩陰穎假淵輔國將軍督北城
守事及六軍敗績穎以淵爲冠軍將軍封盧奴伯并州
刺史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
二鎮跋扈衆餘十萬恐非宿衛及近都士庶所能禦之
請爲殿下還說六部以赴國難穎曰五部之衆可保發

已不縱能發之鮮卑烏丸勁速如風雨何易可當邪吾
欲奉乘輿還洛陽避其鋒銳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
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勲於王室威恩
光洽四海欽風孰不思為殿下沒命投軀者哉何難發
之有乎王浚豎子東瀛踈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
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可復至乎縱達洛陽威權不
復在殿下也紙檄尺書誰為人奉之且東胡之悍不踰
五部願殿下勉撫士衆靖以鎮之當為殿下以二部摧
東瀛三部梟王浚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矣穎跪拜淵

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
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於離石王浚使將軍祁弘
率鮮卑攻鄴穎敗挾天子南奔洛陽淵曰穎不用吾言
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於是
命右於陸王劉景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
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為無道奴隸遇我是以右賢
王猛不勝其忿屬晉綱未弛大事不遂右賢塗地單于
之耻也今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
之於我單于積德在躬為晉人所服方當與我邦族復

呼韓邪之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柰何距之而拯仇敵
今天假手於我不可違也違天不祥逆衆不濟天與不
取反受其咎願單于勿疑淵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
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
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
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
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
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
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

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遠人歸附者數萬永興元
年淵乃爲壇於南郊僭即漢王位下令赦其境內年號
元熙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
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爲主右置百官以劉宣爲
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劉宏爲太尉其餘拜授各有差
東瀛公騰使將軍聶玄討之戰于大陵玄師敗績騰懼
率并州二萬餘戶下山東遂所在爲寇淵遣其建武將
軍劉曜寇太原泫氏屯留長子中都皆陷之二年騰又
遣司馬瑜周良石鮮等討之次于離石汾城淵遣其虎

牙將軍劉欽等六軍距瑜等四戰瑜皆敗欽振旅而歸
是歲離石大饑遷于黎亭以就邸閣穀留其太尉劉宏
護軍馬景守離石使大司農下豫運糧以給之以其前
將軍劉景爲使持節征討大都督大將軍要擊并州刺
史劉琨于版橋爲琨所敗琨遂據晉陽其侍中劉殷王
育進諫淵曰殿下自起兵已來漸已一周而顛守偏方
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
帝號鼓行而南剋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卷洛陽
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割啓鴻基剋殄彊楚者也

淵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阪平陽皆陷之
淵遂入都蒲子河東平陽屬縣壘壁盡降時汲桑起兵
趙魏上郡四部鮮卑陸逐延氏酋大單于徵東萊王彌
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淵悉署其官爵永嘉二年淵僭
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元永鳳以其大將軍劉和爲大
司馬封梁王尚書令劉歡樂爲大司徒封陳留王御史
大夫呼延翼爲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疎爲等
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勲謀爲差皆封郡縣公侯太史令
宣于脩之言於淵曰陛下雖龍興鳳翔奄受天命然遺

晉未殄皇居及陋紫宮之變猶鍾晉氏不出三年必剋
洛陽蒲子崎嶇非可久安平陽勢有紫氣兼陶唐舊都
願陛下上迎乾象下協坤祥於是遷都平陽汾水中得
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淵光
三字淵以爲已瑞大赦境內改年河瑞封子裕爲齊王
隆爲魯王於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
固等爲之後繼東海王越遣平北將軍曹武將軍宋抽
彭默等距之二師敗績聰等長驅至宜陽平昌公摸遣
將軍淳于定呂毅等自長安討之戰于宜陽定等敗績

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
而還淵素服迎師是冬復大發卒遣聰彌劉曜劉景等
率精騎五萬寇洛陽使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敗王師于
河南聰進屯于西明門護軍賈胤夜薄之戰于大夏門
斬聰將呼延顥其衆遂潰聰迴軍而南壁於洛水尋進
屯宣陽門曜屯上東門彌屯廣陽門景攻大夏門聰親
祈嵩嶽令其將劉厲呼延朗等督留軍東海王越命參
軍孫詢將軍丘光樓裒等率帳下勁卒三千自宣陽門
擊朗斬之聰聞而馳還厲懼聰之罪已也赴水而死王

彌謂聰曰今既失利洛陽猶固殿下不如還師徐爲後
舉下官當於兗豫之間收兵積穀伏聽嚴期宣于脩之
又言於淵曰歲在辛未當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
歸必敗淵馳遣黃門郎傳詢召聰等還師王彌出自轅
轅越遣薄盛等追擊彌戰于新汲彌師敗績於是攝蒲
阪之戍還於平陽以劉歡樂爲太傅劉聰爲大司徒劉
延年爲大司空劉洋爲大司馬赦其境內立妻單氏爲
皇后子和爲皇太子封子乂爲北海王淵寢疾將爲顧
託之計以歡樂爲太宰洋爲太傅延年爲太保聰爲大
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于平陽西以其子
裕爲大司徒淵疾篤召歡樂及洋等入禁中受遺詔輔
政以求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僞謚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墓號永光陵子和立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儀好學夙成習毛詩左
氏春秋鄭氏易及爲儲貳內多猜忌馭下無恩淵死和
嗣僞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
也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彊兵於內
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耳此

之禍難未可測也願陛下早爲之所和即收之甥也深
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
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一旦自相魚肉臣恐人不
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以上成先帝
鴻基爲志且塞耳勿聽此狂簡之言也詩云豈無他人
不如我同父陛下旣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收怒曰
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
詔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濟矣乃相與盟于東堂使銳景
攻聰收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

隆出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又密璿等使人斬關
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收
乘等會攻隆裕收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
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剋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
斬和于光極西室銳收梟首通衢

劉聰字玄明一名載淵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初聰之
在孕也張氏夢日入懷寤而以告淵曰此吉徵也慎勿
言十五月而生聰焉夜有白光之異形體非常左耳有
一白毫長二尺餘甚光澤幼而聰悟好學博士朱紀大

竒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孫長兵法靡不
誦之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
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
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謂淵曰此兒吾所不能測也弱
冠游于京師名士莫不交結樂廣張華尤異之也新興
太守郭頤辟爲主簿舉良將入爲驍騎別部司馬累遷
右部都尉善於撫接五部豪右無不歸之河間王顥表
爲赤沙中郎將聰以淵在鄴懼爲成都王穎所害乃亡
奔成都王拜右積弩將軍參前鋒戰事淵爲北單于立

爲右賢王隨還右部及即大單于位更拜鹿蠡王旣殺
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
卿涕泣固請聰乂而許之曰乂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
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祇從今
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求嘉四年
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年光興尊淵妻單氏曰皇太
后其母張氏爲帝太后乂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
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封其子粲爲河內王署使持節
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易河間王翼彭城王悝

通志八車言第一
高平王遣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
驅入洛川遂出轅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
以其司空劉景爲大司馬左光祿劉毅爲大司徒右光
祿王育爲大司空僞太后單氏姿色絕麗聰忝焉單即
乂之母也乂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後
知其故乂之寵因此漸衰然猶追念單氏未便黜廢又
尊母爲皇太后署其衛尉呼延晏爲使持節前鋒大都
督前軍大將軍配禁兵二萬七千自宜陽入洛川命王
彌劉曜及鎮軍石勒進師會之晏比及河南王師前後

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彌等未至晏留輜重于張方故
壘遂寇洛陽攻陷平昌門焚東陽宣陽諸門及諸府寺
懷帝遣河南尹劉默距之王師敗於社門晏以外繼不
至出自東陽門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餘人而去時帝
將濟河東遁具船于洛水晏盡焚之還于張方故壘王
彌劉曜至復與晏會圍洛陽時城內饑甚人皆相食百
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彌晏入于南宮升太極前
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
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遷帝及惠帝羊后

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大赦改年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平阿公遣其平西趙深安西劉雅率騎二萬攻南陽王模于長安粲曜率大衆繼之深敗王師于潼關將軍呂毅死之軍至于下邳模乃降深深送模於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陽王黎送衛將軍梁芬模長史魯繇兼散騎常侍杜鰲辛謚及北宮純等于平陽聰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殺模本不以其晚識天命之故但以其晉氏肺腑洛陽之難不能死節天下之惡一也故誅之聰曰雖然吾恐汝不免誅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

無不報署劉曜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鎮長安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尋而石勒等殺彌於己吾而并其衆表彌叛狀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彌部衆配之劉曜旣據長安安定太守賈疋及諸氐羌皆送質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護軍麴允頻陽令梁肅自京兆南山將奔安定遇疋任子於陰密擁還臨涇推疋爲平西將軍率衆五萬攻曜於長安扶風太守梁綜及麴特竺恢等亦率衆十萬會之曜遣

劉雅趙洙來距敗績而還曜又盡長安銳卒與諸軍戰于黃丘曜衆大敗中流矢退保甘渠杜人王禕紀特等攻劉粲于新豐粲還平陽曜攻陷池陽掠萬餘人歸于長安時閻鼎等奉秦王爲皇太子入于雍城關中戎晉莫不響應聰后呼延氏死將納其太保劉毅女其弟又固諫聰更訪之於太宰劉延年太傅劉景景等皆曰臣常聞太保自云周劉康公之後與聖氏本源旣殊納之爲允聰大悅使其兼大鴻臚李弘拜毅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毅女孫四人爲貴人位次貴嬪謂

